

# 秩序之美——柏拉图“正义”概念的美学阐释

周 江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875)

【内容摘要】从美学层面阐释柏拉图“正义”概念的论著并不多见。正义这一颇具秩序性和理性内涵的概念其实更接近柏拉图美学的基本精神。以正义为核心的城邦之美是一种理性秩序之美。这种美在于城邦各阶层秉持自己的美德,各司其职,实现城邦的完善。城邦完善的根本在于正义,它是各种美德的协调有序。于是城邦秩序便是城邦正义,城邦秩序之美就是正义之美。而正义及其协调的各种美德均是理性美德,所以以正义为根本的秩序之美是一种理性之美。

【关键词】秩序 正义 理性

中图分类号 B8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3-0080-03

对柏拉图美学的考察一般集中在“美本身”、“迷狂”、“灵感”、“模仿”等方面。但柏拉图哲学的初衷是城邦的公正治理,生活的有序管理,也就是城邦的正义秩序。“正义”是政治哲学通常关注的概念,本文将正义与秩序关联,从美学层面解析柏拉图的正义观,认为城邦生活的秩序之美就是正义之美,城邦之美是以正义为核心的理性秩序之美,凸显着柏拉图美学的秩序性和理性精神。

将柏拉图哲学的初衷与美相关联,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理解柏拉图的美,即理性秩序之美。于是我们才能理解柏拉图为什么要建立理式世界(因为在那里才有纯粹的理性秩序之美,它可以作为城邦生活的理想原型);为什么贬低感性的美(因为它激起欲望、引起混乱,与理性的有序生活相违背)。这一切原因都来自正义城邦中的秩序之美,理解了它也就理解了柏拉图美学的根本精神。

## 一、美的秩序

古希腊时代的美内涵丰富,“泛指优良、美好、精致、完善等意思,相当于中文的‘美好’和英文的 fine”<sup>[1](P501)]</sup>。凡是具有优良、美好、精致、完善这方面属性的东西都可以称为美,如美的陶罐、美的马、美少年、美的人体、美的心灵、美的习俗制度、美的知识等等。可见,美之为美首先在于这些属性,于是美是事物的对象性属性,不必与人相关,即使与人相关的也是人所具有的这些性质。

柏拉图继承了美的对象性属性内涵,将美与对象的秩序性相关联。

柏拉图所说的秩序有其思想来源。Cosmos 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重要范畴,有“秩序”、“世界的秩序”、“有秩序的世界”、“一般的世界”、“宇宙”等意。<sup>[2](P344)]</sup>毕达哥拉斯学派将数视为万物的本原,世界乃至整个宇宙都是依照数的和谐比

例关系建立的。数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世界秩序或有序世界。于是,秩序与世界关联,世界是有序的,秩序则使世界得以理解。

柏拉图认为自然界存在秩序。宇宙是神以善为最高原则,排除混乱无序而创造的。<sup>[1](P1022-1023)]</sup>神发现可见世界处于混乱无序的运动中,而“有序无论如何要比无序好”,于是将世界由无序变为有序。<sup>[3](P281)]</sup>有序的宇宙由善的创造者观照永恒者创造而来,应当是美的,而且“是一切被造事物中最美的”。<sup>[3](P280)]</sup>因为宇宙是最接近永恒不变者的善的被创造者,具有完善的属性,所以是最美的。由此,有序宇宙或自然秩序与美关联。混乱无序的世界不存在美,美只存在于宇宙秩序或有序宇宙。宇宙自然之美就在于完善宇宙的秩序性。而宇宙的秩序则是神将基本元素按照一定的和谐比例创造而成的。因而创造而成的宇宙是数理宇宙、理性宇宙。人若能观照到天上的秩序,便应该模仿它,形成人间的秩序。

柏拉图最关注的是城邦生活的秩序。城邦由各个阶层组成,如果各阶层之间互相干涉、互相取代他人事务,这必然导致城邦的混乱无序。而如果各个阶层各司其职,发挥自己的功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做别人的事或不干扰别人做事,那么便能实现城邦生活的井然有序。也就是说,城邦中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坚持做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扰、不做别人的事,才能保持各阶层秩序的永恒不变。正如柏拉图所说,“农夫总是农夫”、“士兵总是士兵”。<sup>[4](P363)]</sup>于是,城邦秩序确保各个阶层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是保证城邦有效运转的根基。如此有效运转的有序城邦便是完善的城邦,统治者依靠智慧支配城邦,处理城邦事务,战士凭借勇敢辅助统治者,保卫城邦,而其他阶层则秉持贯穿于整个城邦的节制,接受统治。由此,整个城邦体现着智慧、勇敢、节制等美德;

\* 作者简介:周江(1980-)男,新疆克拉玛依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西美学比较。

城邦生活秩序井然,城邦事务处理公正,这便是完善的城邦。

根据古希腊美的内涵,具有完善等属性的事物便可视为美,于是完善的城邦也是美的。柏拉图就用过  $\kappa\alpha\lambda\lambda\iota\pi\omicron\lambda\iota\varsigma$  一词,意指“美的城邦”。城邦之所以美在于城邦的完善,而城邦的完善则体现在智慧、勇敢、节制等各种美德形成的城邦秩序。

## 二、正义之美

城邦之美在于完善,完善的城邦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sup>[4](P400)</sup>。而城邦的秩序则在于智慧的统治者、勇敢的战士、节制的生意人各个阶层各司其职、互不干涉。这种各司其职所形成的秩序便是城邦正义。于是,正义是一种协调,它包含了其他三种美德。同时,因为现存各阶层的不正义,即“相互干涉、相互取代他人的事务,这是对国家的最大危害”<sup>[4](P410)</sup>,所以正义是城邦秩序的根基,城邦完善的主要原因就在正义。

正义在其原初语意便与秩序关联。正义( $\delta\iota\kappa\eta$ )一词源自女神狄刻的名字。狄刻是宙斯与法律和秩序女神忒弥斯之女。这似乎蕴含着正义源自秩序,因而也具有秩序的性质。早期希腊人把人类社会的秩序视为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它不是浑沌无序,而是在神的支配下井然有序的状态。这种自然界的和谐有序就是自然正义。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秩序天然合理,因而自然秩序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梭伦就将正义与应得的概念相关联,使正义成为具有明确社会与道德意义的概念。不偏不倚,给各个阶层应得的(包括赏与罚、善与恶),才能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实现城邦的平衡、有序。柏拉图延续正义具有的社会秩序性的思想,并将正义理解为理性考察的一种善,而非善恶兼有。

柏拉图的正义是城邦秩序的根基,城邦的秩序之美就是正义之美。城邦之美在于城邦的完善,城邦的完善主要在于城邦的正义秩序。城邦的秩序源自统治者、辅助者以及其他阶层各部分的协调,各司其职、各得其所、互不干涉。智慧的统治者永远支配城邦,勇敢的辅助者始终保卫城邦,而持守节制的生意人则一直处于被统治地位。由此,城邦生活便能秩序井然,城邦事务便能公正处理。这是一种一成不变的秩序之美。而城邦各个阶层“都做他自己的事,发挥其特定的功能”<sup>[4](P411)</sup>,不干涉别人的事,就是城邦正义。也就是说城邦秩序就是城邦正义,城邦秩序之美就是正义之美。

如同城邦具有正义秩序之美,灵魂也拥有正义秩序之美。因为城邦各阶层的美德无非是人的美德,所以灵魂中必然存在与各阶层对应的部分:理性、欲望与激情,理性对应统治者,激情对应辅助者,欲望对应生意人。正义的灵魂就是灵魂的每个部分各司其职、互不干涉,理性最智慧,代表整个灵魂进行谋划、支配,激情经过教育,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变得勇敢,从而与理智达到协调,辅助理智,而欲望则应在节制中接受理性的支配。这样的灵魂就是相互协调的正义灵魂。理性以智慧统治,激情凭勇敢辅助,欲望因节制接受支配,三部分相互协调,形成良好秩序。这便是正义的灵魂,因其正义而拥有一种秩序之美。但如果有的部分企图改

变这种天然秩序,比如欲望支配了灵魂,或激情怂恿欲望背离理性的统治,这就是灵魂的混乱、不义与邪恶。

由此,城邦之美与灵魂之美都可归结为智慧、勇敢、节制各种美德的各司其职、协调有序,即归结为正义之美。于是,城邦和灵魂的美是一种以正义为核心的秩序之美。总之,在柏拉图那里,城邦或灵魂的秩序之美就是正义之美。

## 三、理性之美

柏拉图以正义为核心的秩序之美,在根本上是一种理性之美。

上文已经提及,古希腊时代的美“泛指优良、美好、精致、完善等意思”。<sup>[1](P501)</sup>凡是具有优良、美好、精致、完善这方面属性的东西都可以称为美,美并没有限制在感性领域。《荷马史诗》对海伦的美给予了无以复加的赞叹,这是一种令人魂牵梦绕的感性之美。而毕达哥拉斯学派在论述艺术与比例时将美与抽象的理性本原相关联,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sup>[5](P65)</sup>德谟克利特虽然也承认感性的美,认为“少说话对于女人是一种装饰,而装饰简朴,在她也是一种美”,但是随即又将其附属于理性的美:“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sup>[5](P123-124)</sup>,从而表现出一种理性化趋势。柏拉图继承美的对象性属性内涵,并发扬理性精神,认为城邦生活之所以美就在于正义秩序的理性属性。于是以正义为核心的城邦秩序之美是一种理性之美。

完善城邦的各种美德都是理性美德。智慧是知识,并且是统治的知识。<sup>[4](P402)</sup>知识无非是理性的产物,于是作为知识的智慧具有一种理性内涵。勇敢是坚持事物合法性和正确性的信仰,那些并非由教育塑造的,与法律无关的东西不能称为勇敢。<sup>[4](P404)</sup>勇敢与教育和法律相关,教育约束激情、强化信念,使人不受感性左右,遵守法律和秩序,向往智慧等美好的东西。由此,勇敢渗透着一种法律理性精神。智慧是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战士的美德,而节制并非城邦某一部分的美德,它是将整个城邦联合起来的美德。节制就是由天性优秀的部分统治天性低劣的部分。<sup>[4](P407)</sup>这无非是说智慧和经过理性约束的激情共同支配欲望,总之是理性统治感性。于是,节制自然也蕴含着理性精神。而正义则是各种理性美德各司其职、互不干涉所达成的协调,因而也是一种理性美德。

由各种理性美德协调而成的城邦秩序是一种理性秩序。城邦正义指的是城邦各个阶层自己做自己的事,不干涉别人的事,即统治者凭借智慧统治城邦,战士依靠勇敢辅助统治者守卫城邦,而其他阶层则根据贯穿于整个城邦的节制,接受统治。正义所塑造的秩序是一种理性秩序,这是因为:第一,城邦由智慧的统治者支配,战士只是辅助他,被统治者更受治于他,也就是说城邦正义的主导者是统治者,而他又是理性与智慧的象征,于是城邦正义是理性主导下的正义,凸显着理性精神;第二,城邦各阶层的美德都是理性美德,统治的知识是理性的东西,勇敢经由教育而来,是理性对激情约束的成果,节制是理性对感性的支配,于是各种理性美德各司其职而塑造的正义秩序当然是理性秩序。

同样,正义灵魂的秩序也是理性秩序。与城邦的正义秩序对应,灵魂天然地应该由理性统治,这样(下转第87页)

中。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走上中国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主要因素,但是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是一个客观的铺垫和前提。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项社会的、集体的事业,是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必须强调统一的组织纪律,必须强调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精神。也就是说,个人在革命队伍和革命运动中,应当表现出:“为社会全体,舍弃自己的牺牲心”,“拥护共同利益的勇气,对于社会的忠诚,对于全体意志的服从”<sup>[16](P67-68)]</sup>。这样,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深入发展,集体主义逐渐成为主流话语,个人主义话语逐渐消退。

作为思想史现象,中国近代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是必然的,其在完成特定历史使命衰落也是合理的。历史的客观的考察,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不是对立的,不是不相容的。实际上,个人主义思潮主张的平等、自由、独立等理念,基本上都反映到了革命成功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中。

参考文献:

- [1]严复.原强[A].严复集(第1册)[M].中华书局,1986:27.
- [2]梁启超.新民说[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M].
- [3]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C].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 [4]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四·1914年6月7日[A].胡适全

集(第2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328-329.

- [5]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A].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64.
- [6]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J].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号.
- [7]陈独秀.一九一六年[J].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
- [8]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 [9]真.三纲革命[J].新世纪,第11期.
- [10]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N].天义报,第四期.
- [11]褚民谊.普及革命[J].新世纪,第15期.
- [12]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C].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 [13]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C].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版.
- [14]孙中山选集[C].人民出版社,1956:721-722.
-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
- [16]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7.
- [17]毛泽东早期文稿[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246~247.

(上接第81页)灵魂才能守持真正的美德,并依其行事,从而实现城邦秩序。可见,灵魂中处于主导的是理性,于是灵魂根本上是理性灵魂,灵魂的秩序根本上是理性秩序。同时,灵魂各部分所具有的美德(智慧、勇敢、节制)与城邦各阶层的美德一样,都是理性美德,所以三部分协调而成的有序正义也凸显着理性精神,是一种理性秩序。

于是,无论是城邦正义还是灵魂正义都凸显着理性精神,城邦与灵魂的秩序都是理性秩序。

城邦因完善而美,完善的主要原因在于正义,而正义是各种美德协调而成的秩序,于是城邦之美主要在于这种秩序性。又因为正义是一种理性美德,正义协调而成的城邦秩序是理性秩序,所以以正义为基础的城邦之美是一种理性秩序之美。

同样,正义灵魂的美也是一种理性之美。灵魂的正义在于理性、激情和欲望各司其职、互不干涉,理性出谋划策、激情勇于实践、欲望守持节制。灵魂各部分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灵魂便井然有序,实现正义了。灵魂的美就在于正义,而正义是一种理性秩序,所以正义灵魂的秩序之美也是一种理性之美。

柏拉图也承认感性的美,如美的人体、美的陶罐、美的马等,但是基于理性对感性的优越性,柏拉图重视的到底是理性之美。柏拉图认为,理性对象是纯粹的、永恒的、不朽的、不变的,是真实存在,而感性对象则稍纵即逝、变动不居,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不能形成永恒不变的秩序,只是虚幻的影像。于是,基于真理性的考虑,柏拉图势必重视理性之美。

但柏拉图又给予感性之美特殊的地位,视其为通往理式世界的媒介。柏拉图认为,美“最能向感官显现”<sup>[4](P165)]</sup>,从而有助于人们透过影像把握真理。凭借感性的美能够把握理性的美。柏拉图给予感性之美特殊的地位,但是终究又将目光投向理性之美,毕竟感性之美不过是追求理性之美的媒介。

柏拉图强调的是理性秩序之美。城邦以及灵魂都存在一种以正义为基础的理性秩序之美。正义便是秩序,既是城邦秩序也是灵魂秩序。这种秩序基于各种理性美德的协调,因而秩序是理性秩序。基于理性秩序而完善、而美的城邦及灵魂,便拥有一种理性之美。柏拉图虽然也肯定感性的美,但他所重视的仍然是理性之美,强调的是美的理性秩序性。这与我们日常熟知的颇具感性意蕴的美大相径庭。而这恰恰凸显着柏拉图美学及受其影响的西方传统美学的基本特征,即以理性秩序性为基础的美学传统。

参考文献:

- [1]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希腊哲学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希腊哲学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3]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4]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5]范明生.西方美学通史(第1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